

凭什么对你善良

我将念之火化了。

原本想葬在土里，可我怕流浪狗会把它挖出来。

火化后的念之，被装在一个小盒子里，韩若雪开着车，我坐在副驾驶上，将它捧在怀里。

韩若雪说：「姐夫，你……」

「你不用安慰我，我没有那么难过……」我抚摸着小盒子，轻声说，「其实念之比我幸福，它已经回到轻月的身边了。」

它回家了。

而我呢？

我想，我真是一个好失败的人，我连妻子最后的遗产都没守住。

以后晚上入睡的时候，谁给我醒来的希望？

以后清晨醒来的时候，谁给我度过一天的陪伴？

到头来，孤单对于我挥之不去，哪怕努力地想去躲避这股绝望，却也只能靠着依稀的回忆。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，我

已经是个只能靠回忆苟延残喘活在这个世上的人了。

回到家楼下，我捧着小盒子上楼。

家门口站着个女人，她费劲地想用钥匙开锁，却发现怎么也打不开。

那是我的岳母蔡慧敏。

我冰冷道：「你来做什么？」

她这才发现我，吓得一哆嗦，可瞧见我身后站着韩若雪，她才总算鼓起勇气说话：「我想带点女儿的东西走。」

我说：「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属于你的。」

「不管怎么样，那是我的女儿……」蔡慧敏说，「我也想有点女儿的回忆啊！」

我冷冷地看着她。

我讨厌这张脸，无论看百次千次，我都深深地讨厌这张脸。

韩若雪抓住我胳膊，她小声说：「姐夫，你就不要跟我妈过不去了。无论如何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姐姐肯定也不想你们闹成这样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你跟姐姐的共同回忆不让她带走，如果她想带点自己给姐姐买的东西，或者姐姐以前在家里就有的物品，你让她带点回去。那本来就是姐姐和她家里的回忆……对吗？」

我沉默一会儿，最后点头说：「好。」

我打开了门，而蔡慧敏小声嘀咕：「怎么换锁了也不说一声，我用轻月留下来的钥匙还打不开。」

「这个家与你有关系么？」我问。

她顿时不敢说话，我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将念之的骨灰放在了电视机下面。

蔡慧敏进了卧室，而我坐在沙发上，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。在我的心里，她已经算不上是我的亲戚了。无论未来如何，我都无法做到原谅她。

以德报怨，何以报德？

蔡慧敏搬出了许多东西，她坐在客厅的餐桌旁收拾着，忽然问韩若雪：「清河呢？」

「我们刚去了趟宠物医院，现在清河帮姐夫修车去了。」

「他们两个的感情倒是好，清河也不多帮我说说话……」蔡慧敏整理着衣服，忽然问，「你到底跟他说好了没？昨天我遇到你以前的同学，就是以前跟你一起参加演讲比赛的那个……她都已经结婚好久了，带着一对双胞胎逛街。」

「妈，你想说啥？」

「就是苏清河到底娶不娶你啊？都拖多久了，还不来表个态！他可别跟你是随便玩玩！」

韩若雪说：「他工作忙，所以暂时没考虑结婚的事。我说我结婚你担心个啥呀，再说了，清河那人品能像是玩玩的人吗？」

蔡慧敏将衣服一拍，认真地说：「知人知面不知心！你见的世面肯定没妈多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他年轻有为，可为啥不娶你，你看不明白吗？他就是觉得自己将来能走得远，先把你当个备选，将来如果遇上更好的了，肯定要和你分手！」

韩若雪睁大眼睛，吃惊地说：「你怎么这样说清河？」

「你自己没有脑子的啊？他老说再等等，给他点时间准备。这男人讨老婆要准备啥？不就是等事业稳定吗？可他一直立功，这些年拿了多少功，升了多少次，为啥不娶你啊？说明他有野心，他觉得你现在配不上他！我可跟你说，他最近连着破了那么多案子，肯定把自己看得要飞起来了，已经瞧不上你了！」

「清河这些天是立功很多，所以他才忙啊！」

「忙啥啊！他那还不稳定？要是连他都算不上稳定，他那些同事都别讨老婆了！以前我还觉得这孩子心眼好，现在瞧出来了，他才是藏得最深的那个！」

韩若雪翻了个白眼，明显懒得与蔡慧敏多说了，索性来到我身边的沙发坐下玩手机。

蔡慧敏却还继续说：「我给你安排了一个相亲，要不你今天去一趟，那男的家里很有钱。」

韩若雪惊叫道：「你疯了吧！我有男朋友我还去相亲？」

「你才是疯了！我女儿长得这么美，不赶紧趁着年轻的时候结婚，难道等跟那苏清河混得人老珠黄了再被抛弃？你这漂亮脸蛋还能保持几年？」

「我……」

「要是苏清河娶你，我还需要给你安排？反正你必须去！你也可以借此逼迫一下他，让他赶紧给你个答复，他如果不和你结婚，也别耽搁你的未来！」

我听得有些烦了，扭过头瞥了蔡慧敏一眼：「聊够没？聊够了出去，一坐下来就叽叽喳喳的，别在我屋里吵。」

蔡慧敏在我面前不敢多说，只能闭上了嘴，她急匆匆将东西收拾好，我还检查了一遍，确定她只带走了属于她的东西。

韩若雪满脸委屈地跟蔡慧敏一起出去了，当她们走到电梯口的时候，我还看见蔡慧敏掐了一下韩若雪的腰，恶狠狠地说：

「你咋就把自己搞这么贱啊！男人不娶你就别贴上去，真没尊严！」

韩若雪痛叫一声，而我也是关上了门。

我躺在沙发上，给苏清河发了个信息：「早点把若雪娶了吧，跟你那么多年了。」

他暂时没回我，我转过头，看着念之的骨灰盒。

偌大的房子里，终于只剩下我一人。

再也没有往日的热闹，再也没有曾经的温度。

我好似活在这个世上，可又偏偏感受不到自己活着的气息。这世上见证过我活着的，陪伴过我活着的，都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。

我对着骨灰盒呢喃：「好想下一个就是我……可到底什么时候才轮到我？」

手机忽然响了，打断我的思绪。

当电话接通，那边传来了陈小九的声音：「你目前能行动么？」

我说：「又来了个人渣是吗？正好我今天心情很糟，想发泄一下。」

那边无奈地说：「你以为二次犯罪的人很多吗？我告诉你，下次这种行动估计要等三年后了，到时候有个人需要你拯救。」

「三年后的事……那个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」

「我不能告诉你，我怕影响到你，那件事很危险，我一直在考虑别的对策……所以我想到了其他更安全拯救那个人的办法，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情报……」陈小九说，「这些都是潜逃了多年的逃犯，他们最终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你如果感兴趣的话，我将这些逃犯的信息给你，你可以提前捉到他们，节省警方的时间和精力，或许还可以保护到三年后的那个人。」

唔……

我陷入了沉思，这种事情和我一开始打算的不同，替警方捉捕逃犯，这不就变成真正的猎罪人了么？

就在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。

原来是苏清河那边给了我回复：「快了，准备跟领导提交申请了。」

我看着这个信息内容，忽然有了个想法。

既然他想早点稳定，那我为何不帮他一把？既然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，至少我希望他能好好的。

我说：「好，把那些逃犯的信息都给我。」

「未来十年，城内会有三位逃犯被抓捕归案，但我只能给你其中一位，因为另外两位极其危险。」

「既然是危险的罪犯，那你更可以给我。」

「不行！我对你的帮助仅限于帮你抹除被警方找到的罪证，如果你在打击罪犯的时候遇到危险，我难道还能瞬间出现在你身边帮忙吗？你必须保护好自己！」

陈小九的声音很严厉，听着有容不得商量的味道，我也只好不再询问。

她给我发来了一位逃犯的信息，随后叹气说：「在你捉捕逃犯以后，也许你能拯救到那个人……那是你最后一位要借助时空拯救的人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我看着逃犯信息。

潘伟强：85 年生人，曾经游手好闲不务正业，在 10 年春节做了砍腿党，多次伤人抢劫。后来潜逃到了这边，一直在亲戚开的工厂里打工。亲戚也包庇着他，导致潘伟强多年没被发现，最后还是被警方抓获。

我紧紧皱起眉头，砍腿党么？

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不知道什么是砍腿党了，这是以前流行过的一种犯罪。在移动支付还不完善的时候，发工资都是发的现金，尤其是农民工，他们之中很多人会把工资存在工头那，过年的时候再一起结算。

这就导致了过年的时候，他们需要带着大量的现金回家。所以那个时候，人们坐火车、公交车都喜欢紧紧抱着包，因为那是自己一整年的血汗钱，也是支撑着他们回家的尊严。

甚至有些人会在内裤上缝个口袋，就是怕钱被人偷了，好歹留着一点不至于沦落街头。

砍腿党便是那种一年到头不做事，天天到处混日子的，却跟家人谎称自己在外工作。等过年的时候，他们就骑上摩托车，带上砍刀，打听清楚哪个工地发工资，从背后接近领到工资的农民工。

没有商量、没有威胁，直接一刀就往腿上砍下去！

砍腿就是为了避免受害者逃跑，有些刀厉害，更是能把人的腿砍得只剩一点皮肉相连。这时候砍腿党就会下车，抢夺受害者装了一年工资的包，若是受害者反抗，还要再砍几刀。

等抢了钱，他们再回到老家，装作这是自己辛苦一年挣来的。随后他们花个精光，明年春节再去抢。

如今有移动支付了，人们越来越不喜欢带现金，砍腿党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。

潘伟强在 10 年春节连续作案三次，先是伤害了一位中年男子，然后砍断了一名男子的腿，最后更是抢劫了工地上发工资的做饭阿姨，那位阿姨正好家里父母生病了，想把钱留着给父母，宁死不肯松手。

抢劫未遂的潘伟强恼羞成怒，在那位阿姨的脸上砍了三刀，把嘴唇都砍断了，导致她下半辈子变得极其丑陋。

我看着信息，当年潘伟强应该被抓，但是在逃避警方捉捕的时候，只有一位警察在追，他立即将自己的同伴捅伤推下了车，那位警察没有办法，只能眼睁睁看着潘伟强逃跑，先把他同伙送去了医院抢救。

用这样的人渣来泄我心头之恨，也是一件好事。

而且……

只要我解决的案子够多，苏清河就会无事可做。

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安心调离前线了。

其实我很了解他，这个人重情重义，虽然总说为了若雪想考虑换岗位，可他又怎么放心离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那些同事？

案子少了，他才能放下心来。

我冷笑道：「又是一个该死的人，却要送给警察。」

陈小九说：「不要忘了我们的理念，你是为了保护好人与惩戒坏人而出手的，话说发明了这电话的李硕家就在附近，我目前住这儿。」

「住那么偏僻？」

「李硕本就不喜欢热闹的市区，更喜欢待在人少的地方。他给自己搞了个私人作坊，那边有个装天线的屋子，墙壁上还有我和他一起涂鸦的画面，那就是李硕家。你做事的时候注意点，别惊扰到他了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

我挂断电话，仔仔细细地看起了那边的地图。

既然要动手，就要把环境了解透彻，我不喜欢让盯上的猎物有机会逃跑。

研究完地图后，我去了南二街，从大水箱里拿出了我的东西，换上了衣服，戴上皮手套，把面具暂时先收着。

潘伟强工作的地方，是亲戚用来做零件加工的一个私人作坊。

那私人作坊，就在城边的老村，这更方便了我的行动。

老村的路很破旧，道路边的路灯也不多，这是个没有夜生活的地方，人们都早早关上了门，街道上都是机油的味道。

自从创业热席卷全国，人们很难看见简简单单的一楼了。

道路边的一楼，或是变成了店面，或是变成了私人作坊。

整条街的私人作坊，散发着浓郁的机油味道，人们私自搭建了铁棚，棚子上挂着黄色昏暗的电灯泡，地面都是漆黑的滑腻腻的油污，早已经渗透到水泥地里，成为怎么也擦洗不去的痕迹。

我没有急着找潘伟强，而是先把附近的巷子道路都搞清楚，反复确认了这四周的路况环境。

不多久，我就看见远处的巷子有个天线，墙壁上涂鸦着一只咬着胡萝卜的卡通兔子。

那便是陈小九和李硕留下的。

我伸出手，轻轻地放在了那卡通兔子上。

不知为何，我忽然有种我们仨人是一伙的感觉，可惜李硕生前从来不知道我做的事情。

确认完环境后，我才戴上面具，去了陈小九给我的详细地址。

铁棚里，一个男人靠在摩托车旁，对着摩托车的镜子梳理自己的头发，而我查过通缉的信息，与照片上的潘伟强一模一样。

他哼着曲儿，似乎心情不错，我戴上面具，走进了铁棚。

他听见脚步声，回过头来看见我，顿时吓了一跳，然后问我：「你谁啊？」

我问他：「你是要去约会？」

他反问我：「你是娜娜的什么人？戴着个面具想干什么？」

娜娜？

我算是听明白了，他估计是误会我和他今晚的约会对象有关系了。

我朝着他走去，淡淡地说：「我问你啊，你知道回家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吗？」

他没听明白我的话。

我继续说：「若是这辈子能安安稳稳，谁又愿意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漂浮不定？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工作时不敢与人闹得难看，下班后待在屋里无处可去。街道是陌生的，不知道拐过路口之后会遇见什么……这是在自己家没有的感觉，不是吗？」

「你在说什么？」

「在自己的家，可以知道拐过下个路口是便利店，可以去拿买瓶喝的……在自己的家，可以叫上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，聚在一起时哪怕没有话题可聊，也不会觉得尴尬。人们在外边受尽委屈拼搏挣扎，无非就是希望回到那个小小的地方，守护自己小小的幸福。」

他皱着眉：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是傻逼？」

我呢喃道：「他们只是想回家，却被你夺走了一切。」

在这一刻，潘伟强猛地反应过来，他脸色一下变得苍白，眼神也是飘忽不定，时不时看向我身后的出口。

我轻声道：「一个女人，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了一年的血汗钱，她仅仅只是不愿意给你，却被你砍断了嘴唇，永远失去了自己的美丽。她变得丑陋不堪，你却在这儿梳理发型，准备约会。」

潘伟强惊慌地说：「你是警察？」

「警察？我可不是那么善良的人。」

我笑了。

潘伟强突然动了，他连忙朝着我身旁的空地冲去，撒开双腿就往外头跑。

我却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服，将他狠狠扯了回来。

被扯回来的瞬间，潘伟强急忙一拳砸向了我，我避开了他的拳头，旁边的仪表车床上放着一个老刀片，我拿起刀片，猛地划在了他的脸上！

潘伟强痛得捂住了脸，还没等他惨叫，我已经又是一刀划断了他的嘴唇！

这一下，他痛得连惨叫都极其别扭。

「还没完，你给了她三刀，还差一刀。」

我抓住他的头发，最后一刀划过了他的整张脸。

铁棚里，潘伟强的惨叫声是那般歇斯底里。

我抓着刀片，轻声说：「警察不会给你这个，法律也不会给你这个……但我会。」

潘伟强不敢反抗，他趴在地上，哭着与我说：「放……放过我……」

「当年别人也哭着求你放过他，可你心软了吗？好奇怪，你自己就是个抛弃了善良的人，为什么要求别人对你善良呢？」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

